



第六章

别逼我们成为烈士

来到宝鸡市了。

每当想到凤翔就会联想到用古筝独奏替它配音，只是有时会误拂弦，全是因有军人、军校的不协调。到了宝鸡应该选用京戏的文武场，大锣大鼓地敲锵起来，宝鸡可是一个「大城市」。一直到我们由从大陆撤退，唯一横贯中国由东到西的陇海铁路，最西边终点站仍止于宝鸡。后来才由他们拓展到兰州，再到新疆，再到中亚与欧洲铁路接轨，这几年已有货车运行，是否有客运？那可是很够瞧的东方快车，此点不得而知。

宝鸡市有电力，有了电才有电影、有戏院，甚至还有一段日子上演话剧。全市最高最大的建筑物是「陇海池」，乃建来专为男性洗澡的澡堂子，怕是三层甚至四层大楼房，建筑的气派相当惊人。民国三十年秋天我们到宝鸡时，已经不做浴室改为警备司令部了，正确的称呼应是「陕西省第九行政区警备司令部」，那位司令我见过，每年国庆节、国耻日，司令和专员都会出现向学生们训话，每次都是专员礼请司令先上台，县长比他们两位，官职小多了。陇海池如何变成警备司令部的，是价购？是租用？是借用？还是巧取豪夺？说不定有人知此底细。

宝鸡原本也有城墙，规模比凤翔差远矣，东门附近无城楼也无城墙，想必很早前便拆了，北门和西门仍在，尤其是西门城楼上还竖了一支高旗杆。我们学校在西城门外，上学时只要看见城楼旁的旗杆上挂了一只红色大灯笼，就知道当天可能拉警报，日本飞机会来轰炸。

重要的商业区都在东门外，叫东关大街，东关大街的南面过了铁路平交道，一大片区域都叫「河滩」，是由逃难人群在渭水河边组成的违章建筑群，也纵横成街道状，房子全是芦棚搭建的。星期日我常常和张贤政一块去闲逛，里面有摔跤的、说相声的、卖狗皮膏药的，卖绿豆丸子的和胡辣汤的。民国三十年以后对日抗战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，生活更为艰苦，一般人的生活水平都低。印象中宝鸡市工商业发达，但未见到象样的餐厅或饭店，说不定也有，重庆那时就流行「前方吃紧，后方紧吃」的说法，不然像司令、专员之类的大官到何处消遣？只是一个初中学生的记忆中没有而已。

宝鸡初中三年是我大开眼界的时代，除了看电影、看戏、听相声、吃河滩上的小吃以外，最难忘的应是看话剧了。是正式的舞台，有布景、灯光，到台湾后曾经有机会向前辈请教，才知道当时在宝鸡市领导剧团并担任首席男演员的戴涯，是大后方相当有名的话剧演员和导演。我们那时看最多的自然是曹禺的戏，有日出、雷雨、原野、北京人等，当然并不全懂，例如雷雨是后来看到了剧本，才懂得诉求些什

么。有一出也是曹禺的剧本叫「蜕变」，主角是梁专员和丁大夫，有轰炸的布景和效果，印象较深，另一个印象也深的话剧，不知是谁编剧，剧是「杏花看春雨江南」，故事全忘，唯，其中的布景、灯光、音效如同置身雨后的江南，虽然那时，我根本不知道江南是什么样子。

有一出话剧影响了我的一生，这话太夸张，影响一个青少年身心发育的因素很多，他自认影响深的未必是真正原因，反正我相信那出话剧改变了我的思想方式，那剧的名字是「忠王李秀成」。我生平有阅读剧本的嗜好，在台北的五十多年中很少有机会看话剧，但凡是到手的剧本，无论中外古今包括反共时期类如「音容劫」等，我都看了，来台湾以前也如此。但从未找到「忠王李秀成」的剧本，也不知道谁编剧，故事是说太平天国末期的忠王李秀成被捕以后，当然是杀头了，临刑以前他说了一大段独白，同一年代的舞台剧如「售货员之死」、「欲望街车」「素娥怨」等，绝无可能有这么冗长的独白，但那时戴涯先生演得真好，每一句甚至每一个字都充满了感情，十五岁的我完全被他的独白所吸引。李秀成分别向已殉国的天王洪秀全以及东王、翼王等述说自己的愧怍，未能完成他们的大业，又向未来继起者仔细叮咛，最后才是忠王李秀成给统治者的忠告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那篇忠告给了我太深太深的印象，我几乎可以全部背诵出来。可是谁又知道，用如今饱经世故的语言和文字重述出来

的，会不会历经发酵和酝酿，已成酒精，有几个字是人家忠王李秀成在舞台上亲口说出的呢？但我还是要把记忆中的叙下，他说：

「你们，高高在上的有钱有势的人们啊，你们以为砍了我的头就高枕无忧了吗？你们错了，你们永远不会明白，你们加在我们身上的各种苦痛之中，死，是最容易接受的，何况我们还会落一个『烈士』的好名称！

你们，你们用慢火煎熬我们才更可怕，你们让我们饥饿，让我们受冻，抢走我们的一切，可怜那些孩子们也只能跟着我们挨饿受冻，手臂像枯枝，肚腹凸如鼓！来吧，砍了我，反抗、反叛你们的仇恨已经在我们的血液中流荡十年，一百年，一千年，泥土里全是我们的血！

你们，来砍我吧，即使是那一颗颗被砍下来的头颅，也总有一天会冒出来，会联合在一起，割你们的喉，吞你们的血！」

这，是玛拉寇斯最早的原动力之一。

宝鸡三年，日子越来越难过，物价涨了，爸爸的收入是否比例增加，我完全不知道，爸妈也不对我谈此事。只觉得每学期开学要交学费、买书、买本子、买文具，我妈都面有难色，有时是第二天甚或第三天才给我。比我更不幸的同学很多，其中之一是宋明清，他们家住在河滩，父母开一家小吃店。那天我依约去他们家时，他和他父亲停尸在已无屋顶的地面上，他们是被日本飞机炸死的，他母亲跪在地下

不知如何是好。此事对我印象深刻，早在民国六十一年，我用此写过一篇叫「渭水河边」的短篇故事，登在联合报副刊上，用「华年」做笔名。

还有第二位，他算不算是「不幸」，在战乱时代很难下定论。他是如今所谓的「中辍生」，他只读了一年初中便没有再来，他很用功，曾经跟我讨论过功课，印象较深。意外地，我们毕业那年到宝鸡东边的工厂参观，那儿叫「十里铺」，乃大后方几个有限的纺织工业区之一，工厂设在很深很长的山洞之中，陕北原本就是窟洞特多的地区，把工厂设在此处可防日军轰炸。厂内都是飞梭机动纺织机，一个工人可以管十个以上的纱锭，他们的宿舍、餐厅也开放我们参观。在参观宿舍时，遇见了那位中辍生，我们是排队走过的，他从学生群中一眼便认出了我，叫出我的名字，并过来热情地握住我的手，似有千言万语要对我说，怎奈队伍继续前行，我努力地想起他的名字，在两只手快要被迫分开时，才突然记起，叫了一声：「李杰」，我随着队伍匆匆而去。

他当了工人，谁知道未来五、六年的世局变化，谁又知道未来三十年的世局变化，安知他当了工人不是幸运之事呢？真正幸运的同学也有，他叫张贤政，张贤政的份量太重，得留着慢慢谈。

宝鸡三年，实在看了许多比李杰、比被炸死的宋明清一家人更不

幸，更悲惨的人。你应记住，乱世人命不值钱，更正确地说是「穷人之命不值钱」，穷国家、穷地区的穷人更不值钱。最近看报纸，讲到美国人对宠物的照顾无微不至，说牠们有食、有衣、有医疗、有饭店、有 SPA、有减肥中心等，那一版的编辑给这则新闻下了个标题：「美国狗命比非洲人命值钱」，其实编辑错了。许多亚洲、中南美洲等地区的穷人有那一个比得上美国的狗命呢？我们台湾不在非洲，也不能算是亚洲的穷国家，但是回忆一下，九二一大地震、土石流灾害、受虐儿童送医被拒、夫妻带幼儿烧炭自杀……天灾也罢，人祸也罢，死了的是穷人多还是富人多？穷人的每一天都是灾难，只不过「灾难」被媒体报导时，才有人想到他们的处境表现一下「救灾」而已。

宝鸡有三多，第一警报多，西门城楼的旗杆挂上红灯笼，上课就不怎么专心了，待警报声响，课堂一哄而散，我们三、五成群往学校后面的山坡而去，说是躲警报，等于是郊游。在山坡上可以看见鬼子飞机飞得很低，东关外当然是首要轰炸目标，偶尔炸弹落处冒出火苗，据说那叫做燃烧弹。第二多是枪毙人多，学校在西关外，枪毙人也选在西关外，没有固定的刑场，有时一出西门，就在护城河边毙了，很久无人收尸，害我们上下学都有点害怕，尤其后来我住校，晚上看了话剧回校，简直每一次都是胆量测验。宝鸡的第三多是什么呢？宝鸡的乞丐多，乞丐真地很多。

我尝想，若我不是这么老，若我又有钱到世界各大都市，深入都市下层，研究各地乞丐的行为模式，组织规范，和特用语言等，定能写出一部可以为世界文化史续貂的狗尾著作。我看过一本叫「北京风俗类征」的书，是清末民初时编的，其中写北京乞丐一题的就有五万多字！

北京的乞丐似为一种专业，且有类似「同业公会」的组织，公会的委员们统称为「杆儿上的」，京戏「棒打薄情郎」中那位老丈人就是杆儿上的。如今我们可以上台表演的数来宝、莲花落等，都是丐帮的特长之一。最妙的是北京朝阳门外天桥南边还有几处专为丐帮设立的客栈，店钱每晚一大枚，大清早一律逐出不许逗留。到了冬季，这些客栈还增加「暖气设备」，是在大屋中挖一土池烧柴，大家围火取暖。

书中说，这些人中不乏卧虎藏龙之辈，后生们纷纷借机拜师学艺，总之，丐有丐道，若无一技之长还干不了这一行的。书中又说，最绝的一项专长是隆冬腊月时，身无寸缕行乞于市，仅以瓦片或树叶遮其下体，见者无不桀然，只好丢几个铜钱。接著书中还说，其实，每年十月初一始，分城设厂施粥，连续五个月，又按名给棉衣一套，这些人怎么会受到冻馁？但是他们把棉衣都拿去质卖，得来的钱不是喝酒就是赌光了。

站在宝鸡所出现的乞丐立场上，我还真有点羡慕满清末年到民国初年的北京乞丐呢。当然还有更值得羡慕的，有位朋友带我去参观纽约的「醉鬼街」，这应为二十多年前之事，他很紧张地摇紧车窗，嘱我千万不可伸手出去，更不能用照相机。好像是夜晚，也没有怎样，只不过路两旁有些人或坐或卧，仔细看，他们身边都有一个装着酒瓶的牛皮纸袋，还没看到什么，醉鬼街就走完了。他们，我是指北京那个时代的乞丐以及纽约的醉鬼，可以说是自己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，人，原本就应有许多不同的路可走，选择以杀人或被杀为职业的军人固然可以配戴勋章耀威乡里，选择在北京街上数来宝，或纽约的高楼大厦庇护下以忘情水消万古愁，也未见得有何不妥，重要的是，戴勋章或消万古愁得由本人自选。

宝鸡的乞丐不是自选的。

在宝鸡无人用「乞丐」这么文明的词儿叫他们，一般均称为「要饭的」。宝鸡是陇海铁路最西边的最后一站，经东边战区逃来的人，无论是躲兵灾、躲水灾还是躲旱灾，若有幸搭上火车，在这儿也只好下车。有技术的去找工作，有知识的可以贩卖知识，有钱的更不用说，女人不得已可以出卖自己的身体。穷人呢？例如那些原本是农民或者佃农的人，他们能卖什么？又那儿来的钱买什么？够胆子的男子汉犯了抢案，了不起抓去枪毙，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，没胆子的只好去

要饭了。

我们家在宝鸡所租住的是个大院子，居住户数不多，可是不知怎样大门总是打开的，星期日若是在家一天，可能会听见三、四起门口呼叫：「老爷太太，行行好吧」的声音，那就是要饭的来了。当时大家都穷，想讨钱的去东关大街戏园子附近，说不定还有一丝希望，此等绕门串户的叫花子根本没存着人家给钱的想法，只求讨点残羹剩饭填填肚子而已。

那天下午我们家门口来了要饭的，似为暑假时候，我刚好在院子里。一大一小，大的看不出来年纪，小的只有四、五岁，叫了两声老爷太太之后原本想转身离去的，没想到我妈把那碗馊面条端了出来，是前天还是更久我爸爸没吃剩下的，这两天谁也不吃，早该倒了或给要饭的，可她留到今天才拿出来。我想阻止我妈，可已经来不及。那个大人鞠躬哈腰称谢，拿出自备的碗盛了馊面，迫不及待地蹲下身子喂给他的孩子吃，趁小孩嚼食的当儿自己也猛吞了两口，又接着喂他的孩子。不知怎的，我浑身上下一阵抽痛，也不知动力来自何处，我快步进屋，从蒸笼里拿了两个馒头，交给那大人，只说了一个字：「给」，我就快步逃出了家门。

现在想想，我做的对吗？绝对不对，为了止我的痛，让爸爸妈妈痛，对吗？

那年冬天到了，我和一位同学晚上出去看戏。看戏出来，没想到外面下了鹅毛大雪，我俩踏着软软的雪，一路由东关跑到西关，过了护城河想到枪毙人，心中滴咕起来，我们故意大声说着剧情以壮胆。快到学校门口，远处有两个凸起物体文件在路上，上面已经堆了一层厚厚的白色的雪，完全看不清楚是什么，一个大点长点、一个小点短点，待到了跟前看见白雪层下露出的黑色衣服，不知谁叫了声：「是人！」

两个初中学生拔腿就跑，像冲百米赛那样向校门冲去，再冲回寝室，并急忙关上门。

我钻进被窝，很冷，很冷，又很久很久，好像有水滴滴在我脸上，我想伸手去擦时，听见一个声音：

「不用擦，是你的泪，你哭了。」

「没有！我没有，只是！」

「没关系，我也哭了。」

听得出来，是她，没错，甚至看到了她的样子，和在虢镇见过的一样，又成熟了三年。她继续说：「除了哭，你还想了没有？」

「想？」

「是啊，想比哭还要重要。」

「对，让我想想看。我想，如果那一大一小两个人，是在我们家

门口吃馊面条的就好了。因为忠王李秀成说过：『穷苦人们忍受各种苦痛中，死亡是最容易接受的。』要是他们死了，多好！用不着再挨饿受冻，再吃馊面，再受羞辱。死了，说不定可以到一个大小孩天天过年的地方去。』*

「那你还想什么了？」她继续追着问。

「想——忠王李秀成说，别逼他们做烈士，有钱有势的人，别逼人过甚，逼他们成烈士……」

「不对！」

「什么？我说错什么吗？」

「是我们！别逼我们，逼到不得已时，人人都可成烈士的，对不？」

次日，同寝室的同学告诉我，晚上我一直说梦话，那一年冬季我快满十六岁了。

是她教给我，「我们」与「他们」的不同，此后，我便是他们之一，是「我们」不再是他们。

*「大人小孩，天天过年」是曹禺剧本「原野」中，男主角仇虎对女主角金子，所说他们共同梦想的人间伊甸园或桃花园。那时代的穷人或佃农，大约只有在过年那几天才无需工作，且餐餐填饱肚子。